

黔岭传奇——陈圣忠小说选



鏖战

九洞岭

陈圣忠 ● 著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

陈圣忠，男，1948年出生，贵州仁怀市人。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，教授，大校军衔。长期从事高等医学院校和综合医院管理工作，军旅生涯40余年。退休后，著有《春啼鸟鸣》《时光留影》《追风岁月》《大山之子的足迹》等散文集、诗词集等。2011年创作的《山鹰特战队》长篇小说，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2013年，描写解放军剿匪的长篇小说《鏖战九洞岭》和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《烤炉》出版。

黔岭传奇——陈圣忠小说选

慶典 九龍山

陈圣忠●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鏖战九洞岭 / 陈圣忠著. —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(黔岭传奇 : 陈圣忠小说选)
ISBN 978 - 7 - 5513 - 0651 - 5

I. ①鏖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9223 号

鏖战九洞岭

作 者	陈圣忠
责任编辑	曹 彦 王雅琨
装帧设计	前程设计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	268 千字
印 张	20.75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513 - 0651 - 5
定 价	88.00 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54

引 子

人们常说桂林山水甲天下,有人认为贵州山水甲桂林,我怀着好奇心带着老伴,游览了气势恢宏的黄果树瀑布、变幻无穷的织金洞、令人陶醉的世界自然遗产荔波景点、风景如画的峰林田园风光、群瀑飞舞的马岭大峡谷、绿意重重的百里竹海、流连忘返的绿色草海、神仙仙境的梵净山、民族风情的侗家小楼,心境格外的舒畅。游兴未尽,听说黔西的九洞岭,风光更具特色,慕名来到九洞岭的一户农家小院住下。农家的主人热情地招待我们,品尝了农家的腊肉、水豆花、糍粑、米豆酸菜,喝了自酿的醪糟酒。第二天游览了九洞岭,晚上坐在院子里,仰望蓝蓝的天空,沐浴明亮的月光。主人吧嗒吧嗒地抽着山烟凑过来,说他当过兵,剿过匪,便聊起了当年这里剿匪的惊心动魄的经历。我被他所讲的故事吸引,忙拿出录音机录下了这段感人的故事。根据录音整理,未经本人审阅,文责自负。

第一章 解放贵阳

深秋的山岚，层林尽染，紫的黄的红的青的绿的凑在一块，风起时干瘦的黄叶昏戳戳的翻滚着，摔在地上，或是飘然在空中，潇洒一阵直落沟壑，或掉入山溪，结束了它一生的旅途。黄叶没有根须，凄凉地在荒野中栖身在小溪里流浪。

山城笼罩在蒙蒙的浓雾之中，天气显得有些秋凉。一栋坚固的两层楼建筑躲在阴森的古树参天的密林里。通往楼房的用鹅卵石铺就的几条路上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得十分森严。

宽敞的长方形会议室，墙的正面悬挂着孙中山画像，画像两旁张贴着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的条幅，画像的上方挂着“天下为公”横匾，匾上的字迹公正有力，据说是孙中山先生的亲手笔迹。墙左侧挂着《西南战区作战态势图》，用蓝色的布帘遮挡着。

各战区的将领身着军服，腰扎皮带，肩挎手枪，笔挺地坐着，一副副焦急的面孔在等待着委座光临。

一架飞机缓缓地降落在重庆机场，蒋介石一下飞机，一群保镖簇拥着他警

惕地不离他左右。他坐在一辆黑色轿车上直接朝司令部的会议室奔去。两个卫兵看见委座临近大门,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,行持枪注目礼。

“委座驾到。”主持会议的胡长官站在门口,发出洪亮的声音,而且有意把声调拉得老长,让屋里的其他将官知道委座已经驾到,以便做好迎接的心理准备。

这时,等候多时的将官们听到“委座驾到”的喊声,整理了服装后齐刷刷地站了起来,挺着胸昂着首,又齐声高呼:“委座您好,一路辛苦!”

蒋介石一身戎装,他一进屋把帽子摘下,随行官上去接着帽子挂在衣架上,蒋介石环视站在面前的各位将官,扬了扬戴着白色手套的手,示意大家坐下。他刚落座,一位漂亮端庄的身穿军服的女军官端来一杯茶,放在蒋介石面前,转身出了门。

蒋介石轻咳了一声,端起茶杯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,喝了一口,然后带着较浓的乡音说道:“今天我专程来到重庆,和诸位通报一些情况,部署下一步作战行动:我华东、中南、西北大部地区相继失守,共匪又把手伸到了西南,目前整个形势对我十分不利。”他为了激励士气,挽回被动局面,重新恢复元气,话锋一转提高嗓音继续说道:“我军的失利是暂时的,广大的西南地区,沿海地区还在我军的掌控之中,只要我们固守西南,构筑坚固的西南防线,再从沿海策应,我们就会变被动为主动,变防守为进攻,变失利为胜利。”

蒋介石想知道这时候将领们有何想法,他端起茶杯斯文地喝了一口茶水,说道:“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,集思广益。有话直说,不要私下乱议论。”

“有委座亲临重庆坐镇指挥,我们就有百倍的信心,必胜的绝对把握!”一名将官带着一种阿谀奉承又信心十足地口气说道。

“我们不惜与共军决一死战,把共军彻底歼灭在西南地区。”一个将官信誓旦旦地扬着高昂的头颅说道。

“依据我们目前的实力,我们不能与共军决战,目前的形势是保存实力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我们要采取拖延战术,与共军周旋,寻找战机一举将其歼灭,这才是唯一的出路、也是唯一的上策。”一名将领说完,用蔑视的目光瞟了一眼刚才主张决战的同僚。

“我来说几句,恐怕不爱听,委座说过了,有话直讲,我就直言不讳了。共党的大军压境,来势凶猛,灭我之心不死。我们千万不能轻敌啊!如果过于轻敌,恐怕我们连命都保不住,还谈什么收复失地、什么彻底歼灭,纯粹是狂妄之言。以往我们失利失败的教训应该铭记在心!我们没有什么资本跟共军死拼硬打了!”一名将领慢条斯理地说道,他说完后环视其他将领,没有引起共鸣。

“我们不能长别人的威风，灭自己的志气，大兵压境充当缩头乌龟，甘当胆小鬼。我们是党国的高级将领，不成功便成仁，为党国效劳，为委座尽忠，前怕狼后怕虎的能担当护国的重任吗？”一名少壮将领傲慢、目中无人、趾高气扬地说道。

会场上主张决战的和回避决战的两种观点严重对立，几乎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。

蒋介石一边喝着茶，一边极其耐心地听着将领们的议论。他没有骂娘没有发火没有阻止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知道需要的是团结，急需的是鼓励，所要的是振作，期盼的是合作。“胡长官，你介绍一下西南战区的情况以及你对时局的看法。”

“委座，学生的看法若有不妥的地方，请委座明示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刘（伯承）、邓（小平）、贺（龙）所属部队集结于西南，摆出一种与我决战的态势。他们极有可能兵分三路，分别从秦岭、湘鄂、陕甘入川，采取分割包围个个击破的战术，将我们吃掉。当然，这是共军的一厢情愿，还要看我们答不答应。”他看了一眼他面前的校长，在认真地听他的见解，他放胆继续说道：“从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来看，我们与共军相比，我们明显占优势；从熟悉地形来看，对我们十分有利。天时地利我们占上风，对于人和嘛，我担心的是，”他到嘴边的话噤了。

“讲下去。”

“我担心的是内部团结和协同作战问题。共军作战历来以相互支持密切协同而著称，而且作战英勇，善于长途奔袭和夜战。因此，我们不得不防。”

“胡长官此话差矣。我们国军不是吃干饭的，他们三面分割，我们多路痛击，就目前国军的武器装备、人员素质，不比共军逊色，有委座亲自指挥，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，让共军葬身于西南地区。”一位年轻的将官阴阳怪气地反驳道。

蒋介石明白自己的部下意见分歧较大，有主张决战的，有倾向保存实力的，有提议分散避世势的，甚至有消极情绪南下的。他略带微笑，彰显自信，让部属看到胜利的希望。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走到《西南作战态势图》跟前，随从拉开帘子，递给他一根教鞭。他一边指着地图一边讲道：“我们既要保存实力，又要寻找战机主动出击，既要避免决战，又不能消极防御，这是总的原则。据我的推断，共匪不可能从陕西入川，因从陕西入川，道路崎岖，路途遥远，不适合大部队行动，但要做好从陕西入川的迎战准备，不能重蹈‘明修栈道暗度陈仓’之覆辙。从湘鄂入川的可能性极大，因此我们的防守重点置于川陕边一带。”

他放下教鞭，一副严肃的表情高声说道：“现在我命令，”他话音一落，将领们立刻站了起来，挺着腰板，聆听最高司令官的指令。

“胡宗南集团的第五、第十八兵团，依秦岭主脉构成第一道防线；新组建的第七兵团，沿川陕边构成第二防线，以阻止共匪从陕甘入川。”

“是，委座，学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“宋希濂集团的第十四、第二十兵团和川鄂边绥靖公署孙震等部，扼守川东大门，阻止共匪从湘鄂入川。”

“是，委座，坚决执行您的命令。”

“谷正伦部的第十九兵团，沿湘黔公路设防，阻止共匪从湘西入贵州。”

“是，请委座放心，绝不辜负委座的厚望。”

“卢汉、刘文辉等部，分别控制昆明、雅安、宜宾、成都等战略要点。”

“是。”卢汉、刘文辉似乎底气不足，回答得很低沉，连表决心的勇气都没有。

蒋介石下达了作战部署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：“这次战役是转危为安的一步棋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希望精诚团结，为党国效忠。”他稍作停顿，继续说道：“为了这次战役取得成功，我将坐镇重庆，亲自督战。凡不协同者有意保存自己实力不听从调遣者，军法不容，格杀不论。胡长官和宋长官留下，其他可以走了。”
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将领们紧绷着一张脸，怀着一种迷茫的心绪鱼贯地走出会议室。胡宋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木讷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。“把你俩留下了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交代：如果共军攻势过猛，你们见机行事，有意留下一部分人员潜留下来，总有一天把共党的政权搞得鸡犬不宁。明白吗？”蒋介石得意地微笑着，说完后端起了茶杯。

“委座深谋远虑，高瞻远瞩，在下一一定遵照您的旨意见机行事。”胡长官说道。

“好的，好的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天刚麻麻亮，太阳还在山背后爬升，天边挂了一张彩毡，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在室外的石板路上信步，伸腰蹬腿。警卫员远远站在一旁。太阳露出山顶，阳光穿透了云层，抹在刘邓久经风霜的脸上。

“老伙计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回去啦！”邓政委提醒道。

“好嘞，回我办公室，喝杯茶，我俩下盘棋再吃早饭。”刘司令员棋瘾正在兴头上，对邓政委说道。

他俩摆开了阵势，一个马跳槽吃炮，一个炮翻山打车，一个高调马将军，一

个移士保将，你来我往，下棋正酣。

“老蒋从广州飞抵重庆，正在给他的部下打气壮胆，忙得不亦乐乎。”邓政委说。

“老蒋忙乎他的，我们下我们的棋。他打的气无非是怒气、怨气、晦气，他壮的胆不过是球胆、瓶胆、熊胆，越打气越泄气，越壮胆越没胆。”刘司令员风趣地说。

“老伙计，精辟啊，一语破的。”

“老伙计你怎么偷吃我的车啊！”邓政委说。

“这叫做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深居简出，暗藏杀机。”刘司令员诙谐地说。

“报告。”

“进来。”

“司令员，军委急电。”机要员递给刘伯承一份电文，转身出了门。

刘司令员看了电文，顺手递给邓政委：“棋就下到这里，算是和局，不分胜负，下次再战，一定要决一雌雄。哦，我们马上召开作战会议，政委，你说呢！”

“我没意见。”

会议室正面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。几张长条桌拼凑起来的简易办公室里，主要军首长都到齐了，聚精会神地等待司令员做作战部署。

刘司令员首先发言：“中央军委、毛主席针对国民党为保存实力、力免决战和把防守重点放在川陕边的特点，周密地策划了作战方针。现在我宣布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。”刘司令员走到作战地图前，一边指着地图一边宣布：“第二野战军以迂回取道湘鄂西直出贵州，进占川东川南，切断胡宗南退往云南的道路；第一野战军吸引、扣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，等第二野战军主力入川，切断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后，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，会同第二野战军聚歼胡宗南集团。”

刘司令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：“中央军委把这次进军西南的作战任务交给了第二野战军、第一野战军一部、第四野战军一部，由刘伯承、邓小平、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负责指挥。我们一定要加强配合、密切协同、互相支持、形成合力，圆满实现军委的作战意图。”

“各级指挥员要充分做好部队的思想动员、物资供应等各项准备工作。”邓小平政委接着刘司令的话题说道，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我们要靠两条腿与国民党军的军车赛跑，抢时间、比耐力。我们的脚板子要赛过敌军的车轮子。蒋介石保存实力，我们就加强火力，蒋介石力免决战，我们就主动出战，不让国民党

军有喘息之机，坚决彻底地把盘踞在西南的敌军歼灭。”

军事会议后，指战员斗志高昂，都憋着一股劲，决心消灭国民党反动派，解放全中国。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、邓小平的指挥下，部分部队由南京车运郑州，制造主力将从陕西入川的假象，而主力则秘密南下，经武汉向湘鄂边开进。

1949年11月1日，第二野战军发起进军川黔的作战。第二野战军，在南起贵州天柱、北至湖北巴东一线实施多路挺进。这一行动完全出敌意料，打乱了敌军的整个部署，贵州境内的宋希濂集团第十九兵团猝不及防。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和第十军势如破竹，锐不可当，于15日兵临贵阳城下。

1949年12月16日，驻守在贵阳外围的国民党军队，在迷雾茫茫的山坡上修固工事，山地指挥所的国民党将领，头戴钢盔，手持望远镜密切地观察着前方的动静。

士兵们有的挥锹扬土加固工事，有的肩扛着弹药箱穿梭在战壕里。几个国民党军坐在战壕里，叽叽咕咕地议论，“据说共军已攻进贵阳城下，他们像长了翅膀，这么快的速度就追上来了，恐怕我们是顶不住了。”一个士兵说。

“嘘，小声点，一旦当官的听见了，我们的小命就没了。唉，老百姓说我们是‘遭殃军’，一点都不假，打到哪里都不顺，吃枪子的命。”一个老兵看了看周围，悄声说道。

班长来了，他早就听到弟兄们说的话了，他故意训斥：“你们胡说什么啊，你们有几个脑壳，给老子灵醒点，再胡说八道，不仅你们的脑壳保不住，连我的脑壳都搭进去了。”他放低了声调，悄声说道：“弟兄们，给老子多长几个心眼，一有机会，缴枪举手，保住一条命，回家种地陪老婆睡觉。”

“共军杀了我们咋办？”一个新兵蛋子问道。

“共军历来不杀俘虏，你这新兵蛋子不晓得，我们好多的士兵包括当官的跑过去，有的当了解放军，有的回家种地还发路费，有的还当了大官。”班长有声有色地说道。

一个长官手里拿住马鞭，嚷嚷道：“还不赶快跟老子修工事，坐在这里偷懒，还瞎嚷什么呐，俺，不怕老子的鞭子是不是！”那些士兵又懒洋洋地修起工事来。

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的首长，站在临时搭起的指挥棚里，拿着望远镜从洞口往外观察敌军的动向。解放军战士的机枪手注视着敌军前沿，战士们的身旁摆放着手榴弹，枪已经上好了刺刀，炮兵已经将炮瞄准了前沿阵地，等待着上级发起进攻的命令。

刘司令员看了一眼手表，时针指向凌晨6点，他大声命令道：“开炮！”几十

门山炮轰响了，密集的炮弹落在敌人的阵地上，顿时硝烟弥漫，火光冲天，炸飞的弹片、石块、尘土、敌军的尸首飞溅起来，砸在地上，摔在山沟里，敌军抱头乱窜，鬼哭狼嚎，尸横遍野。

“发起冲锋！”司令员下达了冲击的命令。两个司号员站在坡坎上，昂首挺胸，右手拿冲锋号，鼓动腮帮子“哒哒滴滴，哒哒滴滴，哒哒滴滴”的冲锋号声回荡在山谷里。战士们听到冲锋号声，一个个跃出战壕，势如猛虎地奔下山去，“冲呀！冲呀！杀呀！杀呀！”的喊叫声，“哒哒哒，轰隆隆”的枪炮声，响彻山谷，震撼着大地。扛着军旗的士兵冲在前面，那红旗“哗哗哗”的飘动，红旗所到之处，敌军倒下一大片。

敌军发疯似的逃窜，指挥官拿着手枪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跟我顶住，顶住，谁敢往后撤，老子就毙了谁。”逃窜的敌军又折回来，胆战魂惊地反冲锋，被紧追来的解放军战士击退。敌军军官看到大势已去，命令部队后撤。

“喂，喂，我就是。胡长官，有何训示？是，是，是，我马上照办。”

敌军指挥长官放下电话，对面前的随从说道：“胡长官指示我部，潜留一部分下来，化整为零，分散各地潜伏。胡长官还说，潜留下来的人将来一定有施展才能的派场。”敌军指挥官命令一部分国军，化整为零，分散逃窜，其余部队坚守阵地继续抵抗。

解放军继续向敌军阵地发起进攻，势如猛虎，所向披靡，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，丢盔弃甲，慌不择路地东奔西逃。解放军兵分三路，紧追不舍，从背后向敌军射击，敌军死伤大半，剩下的敌军乖乖地缴械投降。

解放军攻入城内，贵阳万人空港。

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一部，趁热打铁，进攻遵义，将驻守遵义的敌军一举歼灭。

1949年12月15日至21日，贵州省省府贵阳市和遵义城相继解放。

第二章 小镇遭劫

冬季时节，“天无三日晴，阳光贵如金”的贵阳市，全城解放那天，天公作美，清早山雾散尽，城周围露出了群山真容面目，太阳从山背后冉冉升起，站在山顶头上调皮地晃了晃脑袋，转眼工夫又一跃而起，朝霞映红了山城，群山峻岭抹了一层绛红色。

公鸡站在柴垛上，拍拍翅膀，伸长了脖子，高唱着起早歌，涨红了脸，在院子里觅食。满城的炊烟腾起来了，这家的和那家的炊烟裹在一起，向山林边飘去。市民和村民吃过早饭，身着鲜艳的服装，挥舞着小红旗，背着花鼓，带着微笑，揣着喜悦，在大街小巷游行，欢庆贵阳解放。市民们载歌载舞、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，举市一片欢腾雀跃。

解放军的干部战士和市民一块欢歌，一起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，享受这一幸福的时刻。市民振背高呼着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“向解放军学习！”“向解放军致敬！”的口号。那口号声，一浪高过一浪，响彻整个山城，向远方传递，在山谷中回荡。

夜晚,整个贵阳城充满着“火树银花不夜天,人民高兴不能眠”的热闹场景,狮子舞、龙灯舞、腰鼓舞在广场上舞动。那龙口喷出的火花,狮子踩着绣球,腰鼓轰鸣的响动,引来无数的市民观看,呐喊声、鼓掌声交替起伏。

广大军民正在欢庆解放的日子,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主力,接到军委的命令,急速赶往成都参加会战。除留守少部分解放军外,向成都驰援。汽车开拔的隆隆声,大部队脚踩大地的铿锵声,行军路上的嘹亮歌声,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,朝四川盆地的成都地域奔流而去。

潜留下来的国民党残余、山上的土匪,趁我军向成都驰援,各县接管人员较少、武器弹药缺乏的机会,纠集大量旧军官、潜伏的散兵游勇、惯匪流氓,纷纷作乱。原国民党起义部队、原乡保武装也反水叛变,贵州省的匪情十分严重。

隐藏在黔川滇三省交界黔西地区的部分国民党残军败将,和当地土匪纠集在一起,据守在黔西九洞岭,虎视眈眈地窥察着山下的动静,一旦有机会就扑下山去,欺压百姓,扰乱治安。

九洞岭的匪首李光灿,原胡宗南部下的一个少校团副,贵阳解放后,他受命于长官的指令,带领一帮残余流窜到黔西一带,与当地的流氓地痞相勾结,占山为王。绰号铁公鸡,被手下称之为“九爷”。

他中等个头,40开外的年纪,光秃秃的头顶油光发亮,几根头发像干枯的野草斜爬在额头上,眉头下那双眼珠深陷在眼眶里,眉弓显得凸出,一撮山羊胡须悬在下颌部,他不时地用手梳理着胡须。他打听到我军主力返回成都,高兴得眉飞色舞、手舞足蹈。他躺在一张虎皮椅子上,抽着土烟,烟雾在山洞里缭绕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,烟雾从他的鼻孔中冒出,伸伸懒腰,打了几个哈欠,顿时提起神来。他坐起来,对他的副官兼保镖喊道:“泥鳅,过来一下,我有要紧事交代。”

“有,小的在啦,九爷,您有何吩咐?”

“立即通知各洞的弟兄来我这儿,我有话要跟弟兄们说。”

“是,九爷,小的马上通知。”

各山洞的土匪小头目都聚集在老鹰洞,等候九爷的训话。

宽敞的山洞,洞壁洞顶用火盆制作的几十盏灌满了桐油的油灯,擗面杖粗的灯捻子燃烧着,烟雾夹带着呛人的桐油味儿弥漫在洞厅,加之大大小小的头领抽烟冒出的土烟味,以及潮湿渗出的霉味,使人有一种窒息得慌乱揪心的恐惧。

李光灿坐在虎皮椅子上,光秃秃的脑袋在篝火下发出灰暗的光,一双鼠眼

滴溜溜地转动，身穿一件毛领大衣，脚蹬牛皮长靴，显得威武而健壮。

他的贴身保镖泥鳅，身挎盒子枪，枪带较长，枪套在他的屁股上晃来晃去。他站在李光灿的身旁，毕恭毕敬，显得有些呆板，但不乏威严。

李光灿端起一杯盖碗茶，慢条斯理地揭开茶盖，用嘴轻轻地吹开漂浮在面上的茶叶，喝了一口茶后，“弟兄们，我今天叫你们来这里，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弟兄们，据探子报告，共军已经返回成都，各县城兵力空虚、弹药缺乏，这是天赐我们的良机啊！为了配合蒋委员长的反攻大陆，我们必须补充粮饷，坚持长期对敌斗争。明早兵分两路下山，一路由我带队去耿家湾，一路由泥鳅带队去荷麻镇，给共军一点颜色瞧瞧，看看九爷我的厉害。”他说完，又梳理他那撮山羊胡。

“九爷，您为我们弟兄们操劳，这次下山给您物色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做压寨夫人，好不好啊？”泥鳅劝说道。

“说得对，九爷，您应该有个女人在您身边，给您端茶递水，暖暖被窝洗洗衣才行嘞！”小头目们附和道。

“弟兄们的好心我领了，不过嘛，今几个军务在身，不便提及此事，暂且缓一缓再说吧。”

保镖泥鳅，是李光灿的心腹，高个子，30 来岁，额头上扎着一根五彩布条，把长长的乱糟糟的没有一点光泽的头发弄在后脑，耳朵挂着银环，脸庞宽大，红枣色的脸庞，显得倒有几分精神。他的盒子枪不离身，出门不离李光灿左右，是一个靠得住、乖巧听话的看家狗。他的野性和对主子的效忠，一贯心狠毒辣，他的身上充满血腥味。

他早就猜透了主子的心思，九爷早就想娶老婆了，只不过没有明说而已。泥鳅想到这里，劝说道：“九爷，压寨夫人的事，不能再拖了，弟兄们早就想喝九爷的喜酒啦，不能冷了弟兄们的心啊！”

李光灿的眼珠子转了转，想娶老婆嘛，又怕动摇军心，不娶吧，自己 40 岁开外的人啦，还是一个光棍汉。他吐出的烟雾弥散着，眼皮子眨了几下，心里打起鼓来：老子的那个“家伙”受过伤，每次头抬起来，到了洞口边趴下了。不过嘛，有个女人在身边暖暖被窝儿，陪陪说说话，聊聊壳子也好，一个人待在山洞里十分的寂寞。于是他顺着泥鳅的话说道：“既然弟兄们都劝我娶个老婆，我不能碍于弟兄们的情面而不顾。今天我就依了你们，至于哪个合适，你们下山看着办吧。”

荷麻镇和耿家湾有三百多户人家，多半是土墙瓦盖的房子，几乎每家都有

烤烟的烟囱，两个村庄环山围绕，一条小河从两个村庄间穿过，河岸上的老柳歪斜着，像要倒塌似的，梢头挂着一星点金光。河里没有多少水，长着不少的青苔，像一条长绿的带子，发出些微的腥味儿。河岸的麦苗、油菜绿了，叶子上挂着圆滑的露珠，透亮透亮的。大清早，炊烟在村庄里闲悠着；鸡群在草垛下寻找残留的食物；狗懒洋洋地趴在家门口伸出长舌，贪婪地等待主人吃早饭时留下的残汤盛饭；家猫咪着眼睛，似睡非睡地躺在地，留意主人开饭的时辰；留下煮饭的婆娘们忙着倒尿壶、扫院子、生火煮饭；男人们扛着锄头，刁着山烟杆，出门下地干活。村庄显得格外的平静，又似乎显得那样的有序。

乡政府有两个刚来的军队接管干部，身穿一身黄军装，腰挎着手枪，手持竹扫帚在打扫院子。

太阳冒出山顶上的时候，村庄洒满了阳光，地里干活的村民披一身晨曦，鸟儿站在树梢上，梳理自己的羽毛，叽叽喳喳地唠叨着。一阵风起，不多久几片厚厚的云迅速地奔跑过来，把太阳遮挡，天顿时阴暗了下来。

“你们这些龟儿子，走路慢腾腾的，活像小脚婆娘，像你们这样的速度，那个时候才到得了耿家湾啦，跟老子跑步行进。”匪首李光灿骂道。

“九爷生气了，”泥鳅大声喊道，“弟兄们赶快走路，到了耿家湾，见到什么有用的，就跟我拿走，谁拿的多，大大的有赏。”

土匪们到了耿家湾村口，李光灿一声令下：“冲进村去。”

土匪们争先恐后地涌进村子，各家各户的看家狗丝毫没有一点狗仗人势的怒吼，有气无力地仰着头“汪汪汪”地狂叫着，猫儿惊恐地乱窜，窜到一个角落里趴在地上，发出愤怒的目光。

土匪在村里横冲直闯，村民们见势不妙，身强力壮的躲地躲，藏地藏，跑地跑，逃地逃；老弱病残的待在家里惊恐万状地守住自家的口粮、牲畜。

一个土匪凶猛地一脚踢开木门，闯进一户农家的卧室，看见一对手镯就装进自己的衣兜里，还把农家的一袋大米抢走。农妇苦苦哀求道：“手镯你拿走，把粮食给我们留下吧，那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粮啊！你行行好，我向你下跪了。”那妇女扑通一声跪下。土匪用枪托击打跪在面前的妇女，骂道：“老子把粮食留下，我们吃什么，老子没那份善心，赶快滚开，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。”土匪背着粮食就往外跑。

两个土匪冲进农家屋里，把挂在架上的十几块腊肉，全部抢走，农妇上前阻拦，被土匪一枪托打在农妇的腿上，当场倒在地上动弹不得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腊肉被抢走。

一个肥猪似的土匪闯进一户农家，看见只有一个年轻妇女在家煮饭，土匪把妇女拉进屋里实施强暴，他的丈夫听到村里来了土匪，从地里赶忙跑回家里，看见眼前的惨境，顺手抄起一把菜刀，向土匪的头部砍去，连砍数刀，将土匪砍死，两口迅速把土匪藏在包谷秆堆里。

几个土匪闯进农家院子，看见十几只鸡，统统抓来用绳子绑着鸡的腿，手忙乱脚地将鸡往竹筐里塞，鸡挣扎着嘎啊嘎啊地叫个不停。土匪们把鸡背在背上，还把一只山羊也拉走。一个土匪进屋搜查，发现一袋大米和一小罐猪油也一起抢走，这家被土匪抢劫一空。家里的老太太哭着对土匪哀求道：“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，给我们留点救命粮啊，你们都拿走了，我一家十几口人的日子咋过呀！”

“走，不要跟这个老不死的啰嗦。”土匪们扛着大米，牵着山羊，背着鸡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走在路上，一个土匪嬉皮笑脸地对同伙说：“你们看，老子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，是女人的耳环，还有这是女人的红肚兜。”

“嘻嘻嘻，你龟儿子要那个红肚兜干啥子，是不是想女人的时候过把瘾。”一个土匪奚落地说。

泥鳅带领一帮土匪，冲进荷麻镇到处抢财物，走进一户农家，将这家的粮食、腊肉都抢光了，农妇死死抱住泥鳅的双腿不让走，央求把粮食留下，泥鳅一脚把农妇踢开，倒在地上撞在一块石头上，头碰得鲜血直流。她的女儿出来，看见她娘倒在地上，满脸都是血，扶着他娘哭着骂着：“你们这帮没良心的畜生，王八蛋，不怕遭报应吗？总有一天要遭到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”

泥鳅看见这个姑娘长得清秀，心生一条毒计，“行，粮食和腊肉都给你留下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得依我，否则一粒粮食都不给你留。”

“你，你说，只要不把我闺女带走，你说什么我都依你就是了。”姑娘他娘醒来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，说道。

“你的女儿跟我上山，给我们的九爷当压寨夫人。”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粮食和腊肉我们不要了，你们拿走，把我闺女留下。”

“今天，老子由不得你啦，依还是不依我，你女儿都得跟我上山。兄弟们跟我拿下，捆起来抬走，不要伤了她的皮肉。”泥鳅眼里发出凶光，吼道。

姑娘拼命挣扎：“放开我，你们这帮土匪、强盗、畜生。”倒在地下的娘哭喊着：“把女儿还给我，粮食你们拿走。”

“你这个不识时务的、脑壳不开窍的婆娘，老子是为了你好，你闺女上山，跟